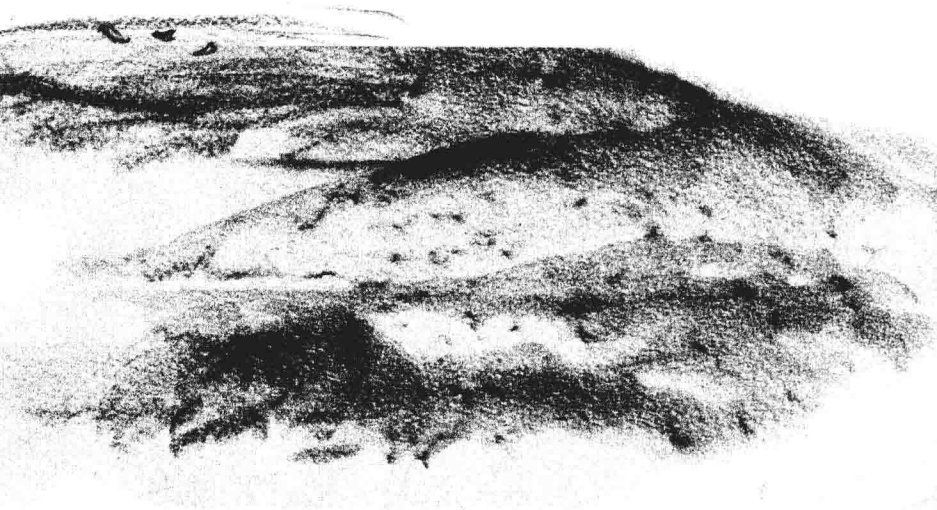




流浪者之歌

Hermann Hesse 赫曼·赫塞 柯晏邺—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流浪者之歌——印度詩篇

Hermann Hesse 赫曼·赫塞 柯晏邾——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流浪者之歌 / 赫曼赫塞著；柯晏邺譯。
-- 初版。-- 臺北市：遠流，2013.10
面；公分。-- (赫曼赫塞作品集；E0502)
譯自：Siddharta
ISBN 978-957-32-7268-7 (平裝)
875.57 102016121

赫曼赫塞作品集 E0502

流浪者之歌

作者：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譯者：柯晏邺

總編輯：黃靜宜

主編：張詩薇

執行編輯：高竹馨

校文：陳錦輝

企劃：葉玫玉、叢昌瑜

封面設計：林小乙

內文版型：丘銳致

排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0 南昌路 2 段 81 號 6 樓

電話：(02) 2392-6899

傳真：(02) 2392-6658

劃撥帳號：0189456-1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初版一刷：2013 年 10 月 1 日

初版三刷：2013 年 12 月 20 日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ISBN 978-957-32-7268-7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詩篇・還原／柯晏邨 4
發光的傷口——閱讀《流浪者之歌》／吳旻潔 13

第一部

婆羅門之子 21

沙門 38

戈塔瑪 56

覺醒 74

第二部

卡瑪拉 87

童稚之人 114

輪迴

132

岸

149

船夫

172

兒子

197

庵

215

葛溫達

229

—附錄—

赫塞的道路／史蒂芬·褚威格

254

赫塞談《流浪者之歌》

267

■致褚威格信，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致褚威格信，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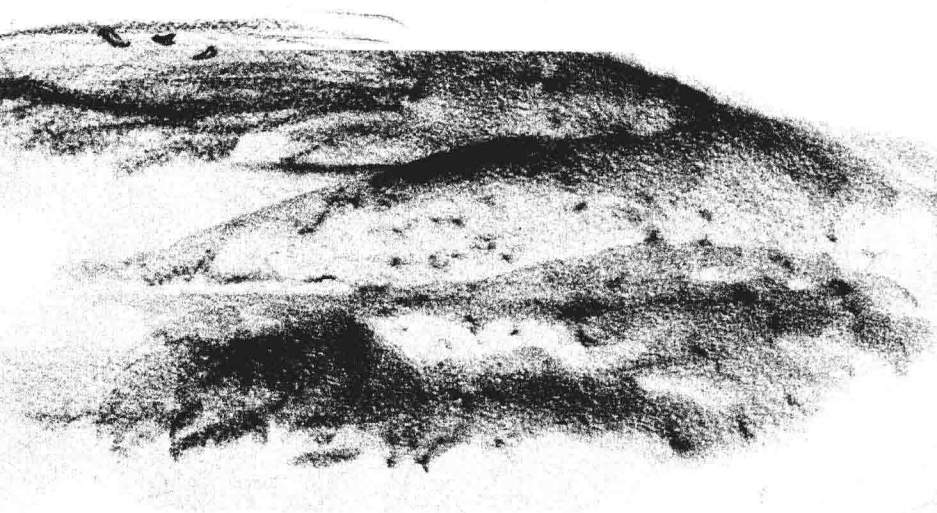
譯後記／柯晏邨

271

赫曼·赫塞年表

276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流浪者之歌——印度詩篇

Hermann Hesse 赫曼·赫塞 柯晏邾——譯

詩篇・還原／柯晏邾 4
發光的傷口——閱讀《流浪者之歌》／吳旻潔 13

第一部

婆羅門之子 21

沙門 38

戈塔瑪 56

覺醒 74

第二部

卡瑪拉 87

童稚之人 114

輪迴

132

岸

149

船夫

172

兒子

197

庵

215

葛溫達

229

—附錄—

赫塞的道路／史蒂芬·褚威格

254

赫塞談《流浪者之歌》

267

■致褚威格信，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致褚威格信，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譯後記／柯晏邨

271

赫曼·赫塞年表

276

詩篇·還原

柯晏邺

赫塞是個詩人，不僅就廣義而言。只要是稍微熟悉赫塞作品的讀者應該不難發現，在他的著作裡多少都會出現一些短詩，而他的晚年鉅著《玻璃珠遊戲》更收錄了十三首長詩。但是只因為這些詩作，我們就可以稱他為「詩人」嗎？他的作品難道不是以敘述文為主體？

德文的「詩人」(Dichter)和「文學作品」(Dichtung)有相同的字根，而西方文類「敘述文／散文」(Prosa)也是由「史詩」(Epos)直接演化而來，「詩」的形態甚至意味就在文類的發展當中，逐漸從散文當中消失。現代文學作家或單一作品大多擇一而為，詩和散文之間出現清楚的界線。但

是偶爾我們會驚喜地在詩當中清楚看到敘事的脈絡，或者在敘述文的字裡行間嗅到詩的意味，感覺到詩的節奏脈動。

《流浪者之歌》就是這樣的作品。第一眼並無法從文本外在形式發現詩的蹤跡，但是如果朗讀德文文本，第一段就能察覺這個文本明顯不同於散文的地方：最初四個短句之間只以逗號分開，刻意省略串連文意的連接詞，以「陰影」為主要意象，第一、三和二、四句隱隱對稱呼應，引出悉達塔眼中、心中的陰影，而我們甚至不必藉助西洋詩韻分析的技巧，詩的韻律和節奏依舊觸動鼓膜，這種詩的意味在第一章尤其濃厚。詩的意象，濃縮的語言，清楚或隱蔽的譬喻在全文之間不時浮現，甚至以短詩般的文句鑲嵌在敘述文句段落裡，呈現悉達塔修行法門時的心境幻化，或是表現出主角初覺醒時的心無罣礙，意識的飛揚跳脫。和其他同時代作品比較，

好比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甚至和赫塞其他的作品比較起來，這樣的手法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文字律動——為赫塞作傳的雨果·巴爾直接表示，《流浪者之歌》的文字裡有音樂——突破了散文的侷限，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西方詩韻和中文詩律大不相同，近宋詞而遠唐詩，要把德文的詩翻譯成中文有基本的困難之處，然而我們並不因此放棄傳達赫塞文本特出之處，盡力在這個中譯本之中保留赫塞的「文字音樂」，希望讓中文的讀者也能感受到赫塞吟詠般的文字。

或許讀者此時會浮現一個問題：赫塞為何選擇以這樣的文字風格來說這個故事？為何不中規中矩地以散文來表現故事內涵，而是把詩韻瀟灑、暈染在字裡行間？我們也許可以從《流浪者之歌》這本印度詩篇究竟有多「印

度」來討論。

從赫塞的生平得知，赫塞和印度的關係可以追溯至他的祖父輩。他的外祖父不僅是長居印度的傳教士，更是研究印度文化的學者，通曉幾十種印度方言，編輯許多印度文獻百科，而赫塞的母親在印度出生，也能說數種印度方言。赫塞從小就在他外祖父塞滿印度文獻的書房裡流連，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唱著印度教的傳統經典——印度教有許多經文正是口頭流傳而非立於文字的。可以說這樣的詩韻從赫塞幼年起就在他的血液裡流動。

而赫塞對印度教的喜愛也許就在是一種深入庶民生活的宗教——想像赫塞到印度旅行的時候，他一定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旋律，可能在祭祀慶典之間，可能出自目不識丁的農夫口中，或是被船夫詠唱著，讓他發出由衷的讚嘆，讚美印度教的思想美妙地被轉化成荒誕或神奇的故事，不斷被傳唱²——

而這正是赫塞對宗教的理想：宗教不必是高深的思想體系——他本身所屬的基督新教正是這種把信仰從生活抽離成抽象的理性系統的代表，而這也是他對新教不滿的地方——宗教應是一首簡單的詩歌，是一種生活態度，可以隨時慰藉任何有所需求的心靈。

然而赫塞對印度／印度教並非毫無批判的，在他的東方之旅之中（一九一一年經印度、中國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地），看到印度當地生活之後，他對印度的看法已經改變，幼時美好印象的現實面是經濟上的落後，平民生活艱苦而缺乏活力，他也許因此不再那般重視印度教，轉而將觸角更深入其他東方哲學系統。他當然熟悉同樣誕生於印度的另一種宗教——佛教，據赫塞自己的說法，曾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佛教是他的信仰所在，是他唯一的心靈慰藉。³然而在他書寫《流浪者之歌》的時候，他對佛教的看法已經改

變，認為佛教的世界觀之中沒有神的存在，只有純粹理性的觀點，只能從佛法當中得到個人救贖，這一點其實是和新教類似的。不論他對佛教的看法是正確，⁴ 他的確認為佛教在某些層面就像改革過的印度教，自有其優點，然而他仍看重在他眼中——姑且如此形容——比較感性、感官的印度教。赫塞完成《流浪者之歌》的第一部之後，歷經了一年半的躊躇才著手寫作第二部，從他的書信可以得知，其中原因在於他當時還不知道要讓覺醒的婆羅門之子走向什麼樣的道路，他無法描述自身尚未經歷的道路。雖然他個人的實際生活多所困頓，對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迷惑，這些的確影響他的寫作，但是他對佛教及印度教的取捨必定左右了他對故事的安排：悉達塔走向世間，走進生活，而非鑽進任何宗教系統。

赫塞和東方思想的關係不止於此，佛教和印度教只是浮現在本書文字表

面而清楚可見的，其實赫塞當時對道家老莊——尤其是《道德經》——以及儒家思想多所涉獵。在他寫作《流浪者之歌》的這段時期，也就是一九二〇年代，已經有許多這方面的書籍被多次翻譯成德文，而赫塞不時在報章發表他對這些譯本的評論，甚至比較同一部經典的不同譯本之優劣，儼然是當時德語地區的東方哲學專家。而他也曾多次表示，他其實已經捨印度教、佛教而就儒、道，對《道德經》非常推崇。當悉達塔對葛溫達說明知識可以用文字傳達，智慧卻是無法言傳的，雖然可以從佛教來理解這個觀點（例如禪宗），但是這個說法也令人不禁想起《道德經》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綜觀而言，赫塞雖然把故事背景安排在印度，借用佛陀的名字（悉達塔），提及許多印度經典，但他並不試圖書寫一個佛教或是印度教的故事，

以赫塞本人的話來說，那只是一種「外衣」，並未深入觸及印度教義的核心。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探討「個人」和「一體」的關係：他之所以引進重視一體的東方宗教以及哲學系統，寫成這樣一個故事，為的是讓西方讀者認識到追求個體性是好的，但是不必因此視群體為對立面，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一體」這個概念，人與萬物合一，不僅在印度教當中，在儒、釋、道三家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更是道家最中心的思想。赫塞想寫的不是任何一派哲學思想，也不是任何宗教的教義，而是尋求所有思想體系共通的普世價值。

於是印度對本書的獨特印記只剩下印度教經典的散文詩格式：他刻意切斷文字的連結，讓「意義」可以從文字解放出來，使思想得以輕颺，卻又連綴成一完整故事，揭露本書最終主旨，這完全符合他透過悉達塔想要傳達的

「知識可以言傳，智慧只由體驗」——不拘泥於文字邏輯與文類形式，而是體驗文字，感受文字的脈動，讓讀者自行想像、理解，給讀者傾聽自心聲音的空間。這難道不是亞里斯多德《詩學》所主張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赫塞是個詩人！

（本文著作權為作者所有，授權遠流出版公司獨家印行。）

- 1 請參考雨果·巴爾（Hugo Ball）：《赫曼·赫塞與東方》（Hermann Hesse und der Osten），撰於一九二六年，收錄於米夏埃里斯·佛克（Michaelis Volker）編纂《流浪者之歌文獻資料》（Materialien zu Hermann Hesses Siddhartha，以下簡稱《文獻》）第二冊，頁54-69。
- 2 可參考《文獻》第一冊，頁79。文獻中赫塞對印度教在這方面的讚美其實俯拾皆是。
- 3 同上，頁122。
- 4 佛教分支眾多，即使大乘佛教之下也有解、行並重的宗派，遑論依舊帶著濃厚印度教色彩的小乘佛教。